

A06 热点



昨日，退赔后从法院出来的廖丹举着法院开具的收款凭证。

A06-A07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
■ “为救病妻 男子骗医院 17万透析费”追踪

廖丹退清案款 判决时间未定

网友捐款已超40万，够10年透析费用；被骗医院声明称，任何人不能因为个人原因不遵守法律

新京报讯 尽管法官的答复是“什么时候宣判通知你”，但退赔完17.2万元案款，廖丹还是松了一口气，“毕竟把医院的损失补上了”。

昨日上午，“诈骗救妻”男子廖丹到东城法院退赔13.7万元，该款项来自广东一名企业家捐赠。上周五廖丹已将爱心人士捐赠的3.5万元退赔，至此骗取医院的17.2万透析费全部退赔。

提着捐助现金退赔

昨日早上8时许，廖丹已站在东城法院门口，“我对不起医院。”他红着眼圈对在场媒体说。

不久，受广东企业家陈利浩委托的南方媒体驻京记者，单位财务人员提着17.2万元现金赶到法院门口。他

们称，应捐赠者陈利浩的要求，将作为媒体见证人，现场见证廖丹将这笔钱退赔法院。他与廖丹及其律师会合后，4人被刑庭法官接进法院，约40分钟后走出来。

廖丹称，当日向法院退赔13.7万元，加上上周五退赔的3.5万元，全部案款都已退赔，“陈利浩捐赠剩余的3.5万，他说给我们一家当生活费吧。”

“我问什么时候宣判，法官还是说，你回去等通知吧。”廖丹还是悬着心。

被骗医院发声明

被廖丹骗透析费的北京医院昨日发布官方声明。

该声明称，廖丹私刻缴费章诈骗医药费救助其妻的案件，近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在发现廖丹伪造缴

费公章事件后，医院立即报警，公安机关受理后，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正在处理中。直至今日，廖丹妻子仍在医院继续进行治疗。声明表示，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原因而不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医院愿意和社会各界一道，继续为该病人的治疗提供便利和帮助。

“医院4年都未发现廖丹骗费，我认为其账目存在管理漏洞，这给廖丹犯罪创造了一定的条件。”廖丹的代理律师汪旭称，从法律角度讲，医院的漏洞并不能成为廖丹诈骗的原因，但他希望法院能考虑这一情况。

专项捐款超40万元

廖丹的经历被报道后，网友范炜等在新浪微公益平台发起捐助，为廖丹妻子

杜金领筹集透析费及将来换肾费用，目标金额为50万元。截至昨日，已有13万网友捐款超过40万元。

范炜称，募捐已获廖丹授权，并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全程执行善款。该基金会和医院直接划账，专款专用，用以缴纳杜金领治疗费，50万的总额至少能维持杜金领透析10年。

“如果我想10年的透析费都能由基金会支付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感谢所有关心和捐助我的人。”廖丹一度不知如何表达感激。

■ 现状

杜金领没有北京户口，属于进京务工农民工。北京市此前医保政策中，农民工可参加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保。今年4月起，农民工医保正式并入职工医保。但记者了解到，杜金领虽然换过多份工作，但工作单位并未给其参保，主要是由于杜金领的工作大多也没有劳动合同，劳动关系并不稳定。生病后则处于无业状态。

事实上，农民工能否参保，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。人社部2011年统计公报显示，截至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约1.6亿，而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也仅为4641万。这意味着，外出打工的1.6亿农民工，有1.2亿没有参加医保。

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务认为，农民工异地就业，尽管理论上能被各类医保制度覆盖，但是实际能多大程度享受到医保待遇，却在疑问。

■ 现状

“杜金领”的医保困局

老家参保 异地就医结算难题

1.2亿的外出农民工没有城镇参加医保，也可在老家参加新农合。卫生部数据显示，目前新农合覆盖率已超过95%。

外出打工 不掌握参保主动权

杜金领没有北京户口，属于进京务工农民工。北京市此前医保政策中，农民工可参加针对农民工的大病医保。今年4月起，农民工医保正式并入职工医保。但记者了解到，杜金领虽然换过多份工作，但工作单位并未给其参保，主要是由于杜金领的工作大多也没有劳动合同，劳动关系并不稳定。生病后则处于无业状态。

事实上，农民工能否参保，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。人社部2011年统计公报显示，截至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约1.6亿，而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也仅为4641万。这意味着，外出打工的1.6亿农民工，有1.2亿没有参加医保。

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务认为，农民工异地就业，尽管理论上能被各类医保制度覆盖，但是实际能多大程度享受到医保待遇，却在疑问。

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陈博 蒋彦鑫 韩宇明

“

廖丹，一名疑犯，为妻子治病骗取医院17万余元的透析费，6天前被检察院建议判刑3到10年。不少人眼中，他是个真爷们，有企业家一次性捐17万余元帮他退赔，13万网友为他妻子捐治疗费已达44万。



昨日上午，法院法官领着廖丹及律师进入法院大门。



走出法院后，廖丹向媒体记者展示退赔后剩余的3.5万元。



7月11日，开庭时检方出示廖丹伪造的公章和票据原件。

■ 人物

丈夫廖丹：死扛的人生

17.2万，拉黑摩的月挣一千，廖丹需要还14年。他“骗”这笔钱，也用了4年。他受审时一句“所做一切，只为让妻子能先不死”，被成千上万的网友称为“真爷们”。

广东企业家陈利浩看过廖丹对妻子“有情有义”的报道，慷慨帮他退赔，希望他求轻判。

外表“冷冰冰”

昨日，廖丹将这笔钱送到法院退赔全部案款。走出法院，他脸上只有倦容，几乎没有表情。“他咋不激动？”有电视台记者抱怨，始终没拍到特生动的画面，比如他痛哭流涕。

不少记者觉得他冷冰冰的，一名外地记者称，原计划电话采访他，电话里他“一点有料的话都没有”。

有时，廖丹的回答甚至挺噻人。有记者问4年里，有没有人建议他放弃治疗？他回答，“不治怎么办？你给我出一招，掐死她？”

不光是记者，跟廖丹做了两年邻居的秦显花也觉得他冷冰冰。

秦显花搬进怡景城才两年，听说廖丹家里困难，她选了一堆旧衣服送去，廖丹进出“谢谢”后再没话了，“当时我真不习惯，你说点好话，我心里也舒坦啊。”

74岁的芦凤荣住廖丹家对门，这些年帮他不少。

芦凤荣回忆，刚开始她不喜欢去廖丹家，屋里乱不说，廖丹的脸始终阴沉着，见了人也不热情打招呼。芦凤荣训他：“胖子，你能笑一笑吗？你会笑吗？”

芦凤荣回忆，前几年，廖丹来家参加新农合，站在栅栏门外，嗓子里“嗨”、“嘿”地哼着。生性耿直的芦凤荣当即怒了：“你嗨谁呢！连个阿姨都不会叫？此后，一直改叫“老太太”。

芦凤荣曾找廖丹妻子杜金领“抗议”——别让廖丹来我家了，他借钱连说叫人不情愿呢？

内心“热腾腾”

去年冬天的一件事，让邻居李莉（化名）总替廖丹说好话，“他的心里是热的”。

当时，李莉的房子正装修，有些废铁、钢筋等边角料，李莉让廖丹捡了卖。但廖丹不去，杜金领去捡了半袋子，“廖丹，我提不动，你来提回家。”廖丹死活不去，结果被别人捡走了。杜金领生闷气，廖丹答复：“人家李莉上次给咱一千块，再捡人家的废铁好意思吗？”

听装修工说废铁被其他人“抢”了，李莉命令工人“看

着大门，只让廖丹来捡。”在李莉的“逼迫”下，廖丹才去捡了废铁。没过几天，廖丹提着三大包旧衣服敲开了李莉家的门，“冬天了，那几个外地工人没厚衣服，这些是别人送的，你给他们穿吧。”

“我当时鼻子就酸了。他都到这个境遇了，还想着报恩。”李莉说。

芦凤荣也知道这个事。她回忆，好多次她去买菜，回家遇上拉活收车的廖丹。廖丹一遍遍地催，老太太，你上车吧，上车吧。家里有活，只要喊一声“胖子，过来帮个忙。”出多少力，赔多少时间，廖丹都没脾气。

有几次，小杜娘家亲戚过来，送了几包河北的特产烧饼，廖丹转身就端到了老太太家，“不能总白吃您的包子，您尝尝这个。”

从杜金领嘴里，芦凤荣得到了廖丹对她的评价：老太太心眼真好，和妈妈一样亲。芦凤荣的嗓门又高了：“你说，这个死胖子，这么好的话他不会当我说？”

心里有话不会说

“他啊，肚子里有话，不会说。”妻子杜金领说。杜金领说，丈夫身世挺苦。6岁时父母离婚，并各自有了家庭。

廖丹本来判给父亲，但一直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过。“基本上算没人疼，更没人教他圆滑处世。”廖丹也不情愿地承认，自己不善言辞，和小时候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。

就连谈对象，廖丹也被人批“太不主动了”。

1997年，北京内燃机厂改制，廖丹回家待岗，每月300元。180斤的大胖子，腆着大肚子。经人介绍认识了工厂女工杜金领。

“连续见过三次面，他没信了。”杜金领回忆，当时厂里她的师傅着急了，打电话给廖丹：“你和我们小杜谈对象，怎么没音了。你过来，我找你们俩吃饭！”

饭吃完，师傅发话了：“这小子不是那种京油子，老实，嘴笨，能处。”

谈到和妻子15年的婚姻，廖丹说，“我不懂什么爱情不爱情，什么‘亲爱的’呀，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
但杜金领心里最有数：爷爷奶奶晚年，廖丹贴身伺候。有时老人拉到了裤子里，说不要了，廖丹上手就洗干净了。杜金领病重卧床了，廖丹洗内衣擦身，端屎端尿，“我都不好意思，他干得眉头都不皱。”

借钱次数多了，总还不上，廖丹也张不开嘴。杜金领看他难受说：“要不我出去借吧”，廖丹披衣服下了地，“丢人就让我一个人丢吧，你好好躺着。”

这是5年来家里来客最多的5天。

遇事想“自己扛”

在杜金领看来，从小缺乏父母关爱的廖丹外冷内热，“自尊心特强，在外说话总不饶人。”

“脸皮太薄，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。”芦凤荣总结。

今年3月，廖丹在小区里到处贴小广告，要卖自家那套50平米的小产权房。

李莉追问，廖丹才说，欠别人很多钱，卖了还。

案发后才得知，当时检察院通知他退钱，不退肯定进监狱。

今年6月末，廖丹接到了法院的传票。他到芦凤荣家，这次没叫“老太太”，“阿姨，我有段时间不在家，你多照顾小杜。”“你不在家去哪儿？”“小杜透析，没钱，我私刻了一个章，骗了医院……。”廖丹的头低得能挨着地。

正巧，有邻居串门进来，廖丹扭头走了，话都没说完。“当时他觉得进监狱，可好面子，见有人，他宁愿不托付我了。”芦凤荣说。

杜金领说，自己病后廖丹找亲戚借钱，后来亲戚听说是尿毒症，不借。廖丹再不去了。后来，廖丹和亲戚都基本没来往了，“人家怕他借钱，他怕人家难堪。”

就连街道办申请低保，需要每半年去趟河北出具杜金领在老家无财产证明。廖丹坦言，每次去求村干部，他都挺愁。“得看人家心情好才敢说。”

邻居透露，有几次廖丹实在是困难了，有人出主意，你把小杜拉到街道办或者民政部“求助”，廖丹不去，说“还是想自己扛”。

或许，对廖丹来说，私刻假章，既不用让人难堪，又能自己扛。“我真的山穷水尽了，我能等，我媳妇等不了，就在马路边打了个办假章的电话。”廖丹说。

“眼中世界变了”

昨晚9时20分许，最后一拨记者还在廖丹家采访。

“这个世界在我眼中开始变了，没我想得那么不近人情。”廖丹的嗓子已经沙哑。

杜金领也发现，廖丹变了。“这几天他竟会对陌生的记者说客气话了。”

廖丹感谢媒体，报答方式就是身体再累，也不拒绝采访。

5天来，早8点到晚10点，他家就没断过记者。他的电话不停地响起，有的电话刚接通，对方就说：“我刚坐飞机飞到北京，希望去看看您，采访您……”拒绝的话到了嘴边，又改成“您要来，我配合”。

这是5年来家里来客最多的5天。

新京报记者 陈博